

— · —
暖糖奇幻
爱情系列
— · —



天鹅座的 爱情故事

亚亚——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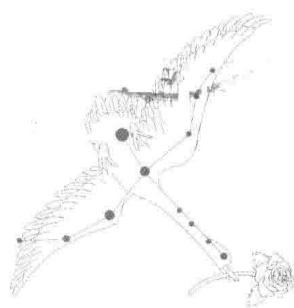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你只剩一把白骨
我从天鹅座归来
愿你能随风叮当站立起来
如同活着一样的勇气
说你永远爱着我



作家出版社

天鵝座的
愛情故事

亞亞——著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鹅座的爱情故事 / 亚亚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8. 1

ISBN 978-7-5063-9843-5

I. ①天… II. ①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21841 号

天鹅座的爱情故事

作 者: 亚 亚

责任编辑: 韩 星

装帧设计: 刘红刚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中煤 (北京) 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236 千

印 张: 17.25

版 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843-5

定 价: 38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- 一 爱你的宿命 1
- 二 四个女仆和一只会说话的公鸡 31
- 三 K流星雨有多温暖 63
- 四 你是我的心跳 94
- 五 梦想长大了 130
- 六 雪花的疤痕 162
- 七 意外的爱情事件 195
- 八 在一起的浪漫时光 234
- 九 鹅小鸟的正确养殖方法 261

一 爱你的宿命

下着大雪的清晨，一片雾蒙蒙的，光秃秃的树木，在寒风中吱呀吱呀地响着，像是赤裸裸的流浪者，于万般无奈之下，浅吟低唱而成的一支最冗长的歌，一切仿佛来到了世界尽头的荒原，茫茫大地浑然生成一股空幻的迷乱。

火暴暴的梦境也是这样的，他的眼皮蠕动了几下，微微眯着的眼睛犹如暗夜滴落的星子，铺天盖地的雪片闪亮着这个世界。

一个热乎乎的、雪白的肉团就镶嵌在火暴暴的怀里，他的牙齿扣住了她，漫长的吻让彼此窒息，她的白色碎花裙子坠落在地，一层一层剥开，她的身体仿佛盛放着的大朵的玫瑰，她的皮肤柔滑细腻，那些飘落的衣物也是春色满地。温柔的光芒，抚慰着爱的身骨，紧紧地拥抱，让每一根骨头都在飞，沉重的呼吸让他们滚动着碾压过去，像空气里的尘埃流转，纠缠生生不息。

火暴暴伏在她的长发里，声音低低地说：“我爱你。”

梦境如誓言，信仰如庙宇，身体里藏着抑制不住的灵魂。从第一次做这样的梦开始，“我爱你”就成了梦境的咒语，这三个字一出，灵验异常，火暴暴的梦仿佛“咔嚓”一声，立刻断裂开来，不知道是不是太过甜蜜，甜裂了心。每次火暴暴都想忍住不说，每次都忍不住说出口，每次都到此戛然而止。

火暴暴醒来，额头上溢满汗滴，手里揉捏着他的陨石羽毛吊坠，蜷缩在这大大软床里，回味着梦境，恋恋不舍不想把眼睛睁开。每一次她都来他梦里到此一游，他却什么也留不住。也许正因为留不住，才叫做梦吧，火暴暴常常这样安慰自己。

自始至终，即使在梦中，他们俩也没说过一句话，纯粹得只是一个梦，以至于火暴暴“我爱你”三个字刚说出口，就必须离开梦境，而她，沉默无声。莫名其妙的梦，抽离一切，了无声息，静悄悄的。火暴暴在心里给她取了名字，“爱的小哑巴”。

火暴暴留恋他的床，外观看起来就像一枚戒指，即使梦境消失殆尽，他还裹在厚厚的棉被里不肯出来，因为梦，他有着严重的恋床癖，直到苏雪儿的眼睫毛快要扫到他的脸上。

“怎么样？又在梦里缠绵悱恻了吧？瞧你那一脸春梦未醒的小样儿。”苏雪儿看着火暴暴一副痴傻的样子，问出了这个她已经问了N遍的问题，顺便嘴不饶人地损着火暴暴。

火暴暴没回答她，看了她一眼，没好气地说：“每次你都这样进我房间，合适吗？都多大了，一点规矩也没有。”

“没觉得不合适啊，我的规矩不就是习惯了吗？”

“什么叫做习惯了？我什么时候让你养成这习惯了？”

“拜托，我自己养成的还不行吗？这点你还真管不着。”

火暴暴不想和苏雪儿再讨论下去，对他来说，和一个女生斗嘴无聊极了，特别是和苏雪儿斗嘴，这不是他火暴暴的性格。不过，心里忍不住暗暗埋怨好哥们儿，那个叫做连年的家伙，如果不是他大嘴巴，苏雪儿怎么知道自己的梦境的，这样的梦，他也只有和连年分享过。

苏雪儿的嘴巴快要凑到火暴暴的耳朵了，她呼出的每一口热气，都像是咬上了他的耳朵，说：“别想了，你‘爱的小哑巴’就是我，这辈子你都归我管了。”

火暴暴一惊，心想，连年这小子果真不靠谱，不知道苏雪儿给他什么好处了，嘴巴就没个把门的，连“爱的小哑巴”都给出卖了。

苏雪儿的脸在火暴暴眼前晃荡，她就像上天派来打扫他的梦的，火暴暴瞄了她一眼说：“你是‘爱的小黄连’。”

苏雪儿一听，说：“小黄连也不错，只要在你火暴暴心里有位置，那就是一份满足。再说了，人都说哑巴吃黄连，有口难言，所以说，你就祈祷吧，我和小哑巴是一个人，否则，敢和我抢你火暴暴，我让她变成真的哑巴！”

“你恶毒不恶毒啊，这是一个单纯的女孩脑子里应该有的想法吗？”

“对不起，单纯不是我想要就能有的，本姑娘天生不单纯。”苏雪儿说着，还手舞足蹈的，无意间触碰到了火暴暴的头发，“啊”的一声跳开，连着后退几步，靠上了一堵结实的肉墙，扭头一看，是连年。

火暴暴眼睁睁地看着，又一位大摇大摆直入他房间的人来了，他无数次警告过他们，这种习惯不好，但是无奈这两个人没一个接受的，谁也不听他的，当他的话是空气，只剩下火暴暴努力承受了，脑袋里存放着一堆“忍”字，随时都能拿来数一数，谁让他们仨是从小到大的小伙伴呢。

在这个顶级富豪别墅区里，住户是有限的，孩子是有限的，同龄的孩子更是有限的，能玩到一起那是非常稀有的，而他们三个人，却一直好好的，年轻的友情万岁！更何况，火暴暴家之所以能住进这样的豪宅里，连家和苏家功不可没，更是他这些年来从事滑雪运动的赞助商，火暴暴无论怎么着，也得罪不起财神爷家的少爷小姐们。

也许，天意终究是有意护着他的，譬如他的头发，无数次这样扎着苏雪儿，让她始终不能太靠近。特别是最近两三个月，因为身体不适，火暴暴没有训练也没有比赛，头发齐刷刷地生长，像蓬勃的松叶尖，又像顶着一头齐整的钢针，整个头发仿佛处于充电状态。只有到比赛的时候，因为要戴头盔，逼不得已要剃光头。

“手贱遭报应了吧！”连年顺手推开苏雪儿，幸灾乐祸地说。苏雪儿丢一个白眼给他，白眼珠子翻得像是要滚一个雪球，狠狠地砸向连年，连年一点也没当回事，继续说：“你说你一个女孩子，不说要你

像大家闺秀一样，好歹也是富家千金，整天往男人房间里钻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”

“你管得着吗？你不是和我一样吗？”苏雪儿反驳说。

“我和你不一样，我是男人！”连年理直气壮地说。

“那可不一定。”苏雪儿斜眼睨着连年，看得连年直心虚，问：“喂，你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的意思你最懂，你是男人的身体女人心，看来看去就特别娘，瞧我对暴暴哥好，你那个吃醋的劲儿！”

这不是苏雪儿第一次这么说连年了，一直是这么开玩笑的，玩笑开多了，就跟真的一样，甚至整个朋友圈子，都在传火暴暴和连年才是真爱，基情四射。对于兄弟间的断背，火暴暴和连年都是懒得辩解的，这在苏雪儿眼中，相当于默认。以至于每次苏雪儿老调重弹，连年每次还故意好奇地问她什么意思，其实，所有的答案到最后都变成了吵嘴，他们之间的语言就像张开的血盆大口，互相撕咬着对方。

连年白白净净，精瘦型，这是长期健身的结果。他留着帅气的中长发，即便是一米八的身高，在苏雪儿眼里，他她一直就娘。苏雪儿开玩笑开大了的时候，就直接称呼连年为“连娘娘”，说他的名字“niannian”就是少了两个“gg”，变成“niangniang”就对了。

每次被苏雪儿诋毁得严重的时候，连年自动调整为大脑不在服务区状态，对她的话再无应答，这是休战的最好时刻。有一点，他和火暴暴是同一个频道的，那就是都不喜欢和女生斗嘴，太无聊，特别是苏雪儿。但是，某些时候，连年又特别喜欢与苏雪儿斗嘴，想着打败了她那张嘴，她的心就会臣服，这也算以毒攻毒。

有些瞬间，连年想了想苏雪儿的话，想着他和火暴暴，本来就像连体的兄弟，关系好也没错，瞬间嘴角上扬，微微笑开来。每当这个时候，苏雪儿就用那刺穿耳膜的声音说：“脸红了吧？承认了吧？原来你才是我那该死的情敌，早晚都要灭了你。”

“照你这么说，火爸爸火妈妈都是你情敌。”连年毫不客气地回击，这种节奏，一定是新一轮战火要开始。

“你俩真有意思，当着我的面，在我的地盘吵架，得亏这房子墙厚，否则早该炸了，也是你俩脸皮不薄，怎么戳都不透。”火暴暴说着，推开两个人说，“让让，两位让开，我要出去了。”火暴暴简直是用超音速的速度跑开了，剩下连年和苏雪儿，嘴巴闭上，整栋房子都安静下来。

他是火暴暴，风一样的男孩。

歌颂年轻的友情，其实是上一代友情的延续，原本他们三个人的爸爸，就是三个好伙伴。

那个时候，火川、连一宁和苏辉同住一个胡同里，三个人是出了名的淘，每次闯了祸，火川总能第一个逃离现场，他能跑，这能跑也是优势，从校队到市队，甚至一度到了国家队，用连一宁的话说：“火川一无是处，就会跑，逃得真快，是不是赛场上总是想着有人追！”可惜的是，跑了那么久，火川还是没跑进奥运会。后来退役了，单凭跑步，养家糊口都成个问题。

对于连一宁和苏辉，火川的一概回应是：“就你们俩还瞧不起我跑步，你们连这个技能也没有，伯父伯母没说你们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？胡同小流氓？”是的，三个小伙伴中，彼此的长辈们最看好的，也就是火川了，起码有一特长，而他们俩可真是一无是处了，成了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败家孩子，扔到人堆里都没人愿意瞧一眼的穷鬼了。至于小流氓，在那个时代的父母眼中，稍微有点棱角的孩子，都能扯上这个词儿。

火川是第一个有女朋友的，第一个结婚，孩子也是第一个出生的。在他的两个小伙伴眼中，真的是羡慕嫉妒恨，感觉他们曾经都是携带了隐性小流氓的基因，怎么就什么好事，都让火川一人赶上了呢？最惹人眼红的是，火嫂子很漂亮，那不是一般的漂亮，是勾人魂儿的漂亮。

在连一宁和苏辉那段单身的日子里，他们一见火嫂子就冲着吹口哨，吊儿郎当地吆喝着：“嫂子美，咋那么美！美到咱们心窝里；嫂

子嫂子真漂亮，就在我川哥心坎上。”而最擅长跑的火川，这次再也不逃了，紧紧地吧媳妇搂在怀里，生怕一个不小心，被这俩单身坏小子占了便宜去。

火川结婚对这俩伙伴产生了新的刺激，这两个人脑子活，天生都不是安分守己的主儿，以前三个人在一起，每次惹事儿也都是他俩在背后出谋划策，剩下火川，也就只有能跑的份儿了，这俩伙伴还总是看着他的背影发笑说：“跑步的真是单纯物种，智商线都发达在两条腿上了。”

时间如白驹过隙，青春一溜烟轻飘飘地走了，光阴跳动的频率，绝无停止之处，也无力挽留。

和火川相比，连一宁和苏辉，就被一种风雨欲来的逼迫感迎面吹着，有点透不过气，他们都到了一定的年纪，感受到了压力。同时感受到的，还有动力和欲望，他们也想要成家，把漂亮的妞儿娶回家。当他们有了要成家先立业意识后，开始一门心思地想着怎么赚钱，赚大钱。

连一宁和苏辉，并不是长辈们眼中的一无是处，他们眼中的自己，就是啥苦都能吃，啥活都能干，不见得有识，有胆儿却是必须的。可是，大多数的成功之路，在有了胆之后，识就来了，胆识从来都是一个词组，分不开。

连一宁幻想着说：“等我们有钱了，就雇火川那小子每天给我们跑三圈，让他嘚瑟。”

苏辉接着说：“那怎么行，等我们赚大钱了，买三栋大别墅，你一栋，我一栋，火川一栋，我们把他的腿承包了，让他每天绕着我们房子跑，我们俩看着坐着喝酒聊天。”一说到火川，两个人的思想立刻统一一致，畅谈一下美好未来，就特别的海阔天空。

婚后的火川还时不时地有训练，连一宁和苏辉就去工地搬砖，他们俩人缘不错，顺着杆子爬得很快，渐渐地变成了工头，接着又成了一家房地产商的得力干将，之后两个人又另起炉灶，成立了自己的房地产公司，当上了名副其实的老板。之所以搞房地产，在这两个文化

程度不高的男人心里，最初有一个共同的理念，那就是有了房子，就有了女人，不给自己的女人造房子，就心里有愧，像家暴了人家一样，不算大老爷们儿。

带着这样的信念，连一宁和苏辉，又发现自己的一个优点，彼此都挺适合当老板的。他们善于经营，手底下的员工也格外给力，年轻人的生意江湖，个个都跟打了鸡血似的，再加上正好赶上了房地产开发的大热潮，暴发户像割不完的韭菜一样，一茬一茬地冒出来。连一宁和苏辉的公司生意越来越好，发展势头迅猛，以至最后成为业界翘楚，只要说起他们俩的名字，许多人都会竖起大拇指，交口称赞，关于他们俩的各种励志范儿的心灵鸡汤，也是应运而生，炒得火热。

现在提起连一宁和苏辉，更是不可同日而语，公司已经集团化了，两个人涉足的也不仅仅是房地产了。而他们俩的头衔，多得恐怕连他们自己也记不清楚，除了大名鼎鼎的企业家，还有各种富豪排行榜及慈善家、球会会长、俱乐部董事等，甚至连他们不好意思提及的学历，经过到各类商学院走一圈，一大堆字母组合的头衔让他们应接不暇。

偶尔闲谈，他们回忆往昔，看看自己曾经走过的路，说过的话，一切都应验了的。理想看起来很难，也很简单，只要努力去做。

连一宁和苏辉无论处于什么地位，从来没有忘记他们的好伙伴火川，特别是火川有了儿子之后，他们真的当火川是亲兄弟，火暴暴就是自己孩子一样，无论是创业初期还是如今功成名就，都在帮着扶持这个家庭。

说来也挺有意思的，火川刚结婚那会儿，为了过二人世界，两口子想晚两年要孩子，等到他们想要孩子的时候，却怎么也怀不上了。就这样两口子忙着计划怎么怀孕的日子里，时间一拖再拖，一直拖到了连一宁和苏辉捞到第一桶金，有了各自的女朋友。

为了放松心情，哥儿几个决定出去野外帐篷露营，这是他们仨还是毛头小子时，最喜欢的事儿，那个时候的梦，能够睡在心仪的帐篷里，就是幸福的。现在，除了要野营的各种顶级标配，想着各自带着

属于自己的女人去野营，浑身的细胞仿佛都叽叽歪歪地要跳出来，除了激动还是激动，躁动得一刻也停不下来。

野营地，夜空静谧而璀璨，仿佛在童话世界，血液的路径是银河，银河系大团星座清晰可见。人类在整个宇宙相对于其他生命而言，就是一个新生儿，孤独而脆弱，好像是这个宇宙野生动物园，一只只还不会觅食的小兽们。

夜晚降临，大片的繁星就像手工缝制在黑幕上的花儿。火川他们三对亲密爱人并排坐着，仰望星空。

男人们指着星空感慨：“这些星星真大个儿，雾霾的城市，已经很少看到这么多的星星了。”

女人们则不停地赞叹：“星星真的像宝石一样光闪晶莹。”她们数星星，有着鉴定宝石一样的心情。

男人们心里想着，科学的进步一定告诉了大家，星星和地球一样复杂，灰尘、石渣什么都有。女人们想着，星星那边的世界，是否和这个地球一样，可以吃吃吃、买买买。

火嫂说：“也不知道星星那儿有没有人类。”

火川说：“应该没你这样的人类。”

连一宁说：“难道有火哥这样的人类？”

苏辉的女朋友说：“我知道，有外星人类。”

连一宁的女朋友附和说：“我也觉得有。”她们俩话音刚落，连一宁和苏辉异口同声地说：“你俩都是外星人。”他们俩话音刚落，大家一起说：“今夜，我们都是外星人。”随即，一群嘻嘻哈哈的笑声在星夜来回飘荡，包括那些爱的甜言蜜语，温柔的梦。

仰望天上星河，低眉人间烟火。密密匝匝的星群，像散布在高空细碎的玻璃片。亲密的爱人们，想找一片辽阔的星空躺下，没有人打扰；他们就在这片辽阔的星空安眠，请勿打扰。

在我们头顶，云彩之上，万物远离凡尘，那是人类常说的天堂。传说中只有纯洁的灵魂，才可以乘船渡过银河。

在银河系穿梭的天空船，到达世界之光，这是幸福的领域，因为纯净而散发着耀眼的光芒。天空大陆居住的天族，就像人类居住在地球上一样，他们有自己的理想家园。

一群群白色的鸟儿，他们幼小而轻软，像一朵朵白色的绣球立在指尖。还有一个个沉入睡眠的小东西，他们拥有一张玫瑰脸。那些在路上留下小脚印符号的，也很可爱，熙熙攘攘，他们都是有羽毛的生物。

天鹅奶奶守护着他们的家园，不让这里陷入任何灾难，这里的人聪明勤劳也不贪婪，他们热爱他们的家，他们的梦都是好的，他们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，丰富多彩，一点儿也不单调。

音乐叮咚，轻松流畅，像是雨水，轻轻滑过树枝和叶子的遮挡，然后急速穿透坠落，迫不及待想要到达渴望的土地和归宿。

天鹅少女带着天鹅吊坠，穿着天鹅衣，她雪白的长脖子，如玉生光。她一笑倾城，白衣胜雪，雪白的浪漫像一片片雪花填满的海，有着与天地相应的灵气，立于一大片辽阔的雪光中。

回眸一看，一眼万年，她的眼神如涓涓清露般，让心都变得柔软。她长及脚踝的天鹅衣，清透的白色中飘荡着雪花的样子，微风吹过，百褶裙摆印出雪花层次，她不需要旋转、舞蹈，也能感觉到她和雪花一起飞。

她一丝一根扬起的长发，都牵引着他的视线，他对她是一见钟情，在那么多的天鹅少女中，他一眼就看上了她。她也早早地注意到了他，他戴着陨石羽毛吊坠，就像长在他眼睑的睫毛，她一直就停留在他的眼角旁边。

天鹅少女是天鹅奶奶最喜欢的天鹅圣女，她的名字叫鹅溪溪，她的追随者叫鹅真河，他们都是来自天鹅座的天族。

每次都这样，鹅真河一见到鹅溪溪，眼神就呈直线状态，愣愣地歪着脖子，鹅溪溪笑着说：“怎么总是呆呆的，呆头鹅是从你这儿开始的？”

鹅真河有点不好意思，说：“也许你嫁给我就好了。”

“嫁给你，拿什么娶我？”

“我可以向你保证，绝不打电话叫走孩子，我们会生出天族最出色的宝贝！”鹅真河的话像风一样，吹进了鹅溪溪的耳朵，一字一句都让她脸红心跳。

在天族里，可以随便相好，尽情爱，不受任何约束，他们的祖先原本是出于增强繁育能力，扩充天族人口基数为目的。可惜这么一来，天族的人数不但没有增加，反而减少了。因为大家在爱来爱去中，发现爱能到来，就会离去，有太多无法掌握的因素和不可抗力。他们相信分手的时候到了，那是爱的另一种宿命，不以任何一种可能威胁爱情，不能把情感生活过到咬牙切齿的份儿上。

有些人和事只能在心里存在和发生，不能在生活里出现。从成长到成熟，那是照耀人性的光明，爱的到来是完整心灵的，即使分离了，各自也是带着阳光前行。爱情的光亮和黑暗，原本就是一体的。

他们的文明又异常发达，当那些不能够走到终点的爱人们出现问题时，两个人如果发现爱得不够深，或者不再相爱了，只要孩子还未出生，双方可以和孩子商量，就像给孩子“打电话”一样。

一般都是爸爸先虔诚地说：“宝贝宝贝，爸爸害怕做不好你爸爸，请你先不要到来。”然后妈妈祈祷着说：“亲爱的宝贝，妈妈爱你，请你继续留在妈妈身体里，做回最初你的样子。”

血脉连心，这时的宝贝虽然不会说话，但能感受到母体的紧张和父亲的慌乱，宝贝的基因来自于父母，基因决定着基因的理解，沉睡的宝宝们会进入迷幻睡眠状态，渐渐丧失生命体征，把母体的还给母体，属于父亲的，随着母体的自然分泌物无形地消失，就这样脚不沾地地顺从了命运。

未降生的婴儿怀着英雄似的悲壮，他们的父母将陷入一百天黑暗之中，等再次见到光明之时，将过去的爱全忘记，已经分手的人会选择在一个神秘的地方，插上一根天鹅羽毛，这仿佛是爱的别离和祭奠。

所以，不“打电话”叫走孩子，这是一个真爱的承诺。

鹅溪溪接受了鹅真河，就只为这一句话承诺，她答应了他的请求，住进了他们的天鹅房子里。

在天族里，他们鹅姓的人，原本就是爱情的象征。

天鹅房子呈球形，依水而建，陨石碎块堆砌而成，房前屋后满满全是香蒲草，这种植物的花很奇特，花开在茎上，盛开的花朵就像一支女款古巴雪茄，细看会忍不住想抽上一口，而成果实时，就变成霸气的男人专属古巴雪茄，会让人心里一沉，闻到男人特殊的味道。

天鹅奶奶牵着鹅溪溪的手，她一身天鹅羽毛婚纱，出自九十九位天鹅母亲之手；头顶金线重楼编织的花环，取自天鹅奶奶亲自栽培的金线重楼，把最新鲜的枝剪下来，然后再一枝一枝精挑细选，由九位天鹅少女一环相扣编织而成。这种植物是由一圈轮生的叶子中冒出一朵花，落于顶端的花儿，像一滴幸福的泪水。戴着金线重楼花环的人，那是至高无上的地位，得到真爱的眷顾和守护，拥有宇宙间无与伦比的好运气。

鹅溪溪摩颜赋理，巧笑嫣然，阳光透过祈福树的叶子，反射出她的千娇百媚，鹅真河英俊的脸上，也被缠绕出唯美的光圈。

鹅溪溪胸前的天鹅吊坠，从出生就没取下来过，她是天鹅圣女，是最高贵的上一任天鹅圣女的独生女儿，初当新娘，她一紧张，就抚摸一下那长期陪伴的天鹅吊坠，仿佛被妈妈的手握着。

看着鹅溪溪出嫁，天鹅奶奶笑得满脸皱纹都打起了深深的褶皱，想到鹅溪溪在答应了鹅真河的求婚时，兴冲冲地跑到她面前说：“奶奶，我要嫁人了。”

天鹅奶奶看了她一眼说：“谁啊？是鹅真河？”对于鹅溪溪心上的恋人，天鹅奶奶一早就知道。

鹅溪溪撒娇说：“奶奶，你明明知道还问？”鹅溪溪的脸上燃烧着一大团羞涩，当她柔声细气地给奶奶讲了经过，和奶奶四目相对时，强烈的羞涩已经晕开了她整张脸，她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奶奶，你又笑话人家。”

天鹅奶奶看了她忸怩的样子说：“溪溪啊，傻不傻，就这样嫁了？”

鹅溪溪说：“傻就傻吧，他就是我傻傻的爱情。”

“真没想到，鹅真河一句话就把你娶了。”

“奶奶，他就是一句话不说，我也想嫁给她。”

鹅溪溪说着，心里又想着：“爱有时候别说一句话，就算沉默无声，若是心有感应，也是深情，这是其爱越深、其言越寡的见证。”

洞房花烛夜，喘口气的瞬间，就像四月天的雨水那样的呜咽，又像秋天收获的粮食那样灿烂明亮，二人世界，氤氲香甜，整个幸福感是一场巨大的洪流，席卷着灵与肉，这是已经充分燃烧的火焰包裹着的两颗心，时间停止在熠熠的光芒中，不动声色，暖意洋洋。

在爱里，灵魂坚固，只有天真的爱，才能够得着这样的天堂。

阳光直射下来，透过树影，像是高空轻轻落下的小巴掌，隐隐地张开手指，若有若无地拍在行人身上，摁下温暖的印记。

自从上次野营回来，火嫂就怀孕了，两口子高兴得三天两头请连一宁他们聚餐，好消息也是接二连三地到来，吴玉和张岚也相继怀孕了。

吴玉是连一宁的女朋友，张岚是苏辉的女朋友，看到这种情况，两个人着急忙慌地立刻办了婚礼。

此后，每次相聚，连一宁都不忘了说：“看来我们三个人祖传的染色体都要互相等等。”

苏辉说：“是啊，缘分。”

火川说：“我是离你们越来越远了，你们现在都是土豪了……”火川话没说完，就被连一宁和苏辉合伙拧着脖子摁着头灌酒，任何时候，他们俩都会当火川是好兄弟，一家人，友情岁月不可忘。

火嫂、吴玉和张岚三个孕妇相约在附近的森林公园散步，肚子看上去是一个比一个大，尤其是火嫂，感觉随时随地都要生，的确，预产期已经近了。

这是古树保护最好的一个公园，上千株古树林立，枝干虬曲苍劲，拿云攫石，岁月的沧桑染黑了原本的模样，可依然在千年的寂静里，展示着生命的鲜活。

人们常说，六月天，孩儿的脸，说变就变。三个人出门时天气还

好好的，转眼就起风了，风很大，三个孕妇虽然挺着大肚子，笨重的身体在风中，感觉像张厚厚的纸片在飘，被风哧溜哧溜地撕着，已经有零星的雨滴落下来，扑在脸上是痛的。

虽然离家不远，一看到这样的天气，三个人紧张得不行，特别是火嫂，有临产的症状，已经电话通知了火川，火川随即拨打了120，一起往森林公园而来。

乌云压顶，电闪雷鸣，暗黑的天空像戳出了黑洞，雨毫无节制地直漏下来，落在地上啪嗒啪嗒的。虽然接受过“打雷下雨的时候，不要躲在大树底下”的常识，但是，当倾盆大雨迎头泼来，她们三个人本能地靠近了大树，这棵大树枝繁叶茂，看那黝黑的树皮，猜想起码也得有上千年了吧。

天空一道白光，闪电滑过时空的间隙，击中了火嫂，当一大众人跟着120呼啸而来时，火嫂已经陷入昏迷状态。

火川、连一宁和苏辉都吓坏了，三个孕妇集体被送到了医院，幸运的是吴玉和张岚有惊无险，一切安好，而火嫂虽被雷电击中，也无大碍，并且顺利产下了一个男婴。这个孩子是伴随着闪电奏鸣曲降临到这个世界上，火川给儿子取名火暴暴，不久吴玉和张岚分别生下一男一女，男孩就是连年，女孩就是苏雪儿。

时间是最残忍的存在，很多看不见的真相总是被它一一暴露出来。

火暴暴果然不是一个正常的孩子，由于被闪电击中，他的心脏有着严重的缺陷，可以说是一颗“已经死去的心脏”，完全没有了心跳，这点谁也解释不了，因为火暴暴他活着，所有的人，包括火爸爸火妈妈在内，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能活，当然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瞬间就死去。一想到这儿，火妈妈就心痛，泪水就像那天的大雨一样，哗啦啦地从眼睛里流出个没够，她常常捶打着胸口，念叨着，后悔出去散步，没有保护好儿子。

火暴暴出生时是没有头发的，自从他的头发长出来，头发就是直立的，仿佛永远处于充电状态。看到火暴暴状况百出，连一宁和苏辉